



河南大学出版社

ZhongguoXindai
WenxueMingjiaZuopinji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

大师级品质 聆听智者声音

胡也频

经典作品

她又忽然想起，在他回到家里和她接吻的时候，尤其是在最近这一个月，那嘴唇触到时，不是懒懒的软弱便是急促的粗暴。软，像那样，这是缺乏热力的！粗暴，那更是温柔的反证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萧枫编 -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12

ISBN 7-81041-359-7

I. 中... II. 萧... III. 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31038 号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责任编辑: 杨 钧

邮 编: 475001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78 字数: 12000 千字

2004 年 12 月第 2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41-359-7/I·105

定价: 1848.00 元 (全 66 册)

前 言

本作品集实质上是中国现代文学肇基和发展阶段的创作总集，收录了几乎当时所有知名作家、知名作品的全部。

20 世纪上半叶，是中国政治上推翻帝制，完成旧民主革命，缔造共和，反对军阀混战，驱逐外侮，抵抗侵略，反对内战，争取独立，争取民主，最后终得解放的五十年；是中国经济上推翻封建地主的经济基础，砸碎殖民主义的经济镣铐，推翻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经济秩序五十年；是中国文化挣脱封建文化桎梏，摆脱殖民文化影响，人民思想空前解放，文化运动空前繁荣的五十年。

50 年中，动荡的政局，连年战争，外敌入侵，中国人民在抗争中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使中国的文学作品或沉思、或检讨、或激愤、或昂扬、或抗争……呈现出特有的色彩，涌现出了一大批文学家、诗人、剧作家、翻译家、小说家……，创作出一批又一批不朽

的文学名篇，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女神》、《四世同堂》……，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史上的地位，也为自己在现代世界文学之林争得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位置。

本书收录的作品从不同的社会层面，以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文学形式，对当时中国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度剖析，为中国民众发出了震撼心脾的呐喊，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苦难，觉醒和抗争。这些作品表现的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炼狱中发掘希望，在绝境中追求解放……从重重桎梏中冲绝出来的勇气和信心。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和奠基之作，能有如此高的艺术成就和思想高度，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首先要归功于“白话文运动”。20世纪初开始的，由胡适、陈独秀等倡导的、由鲁迅等率先实践的白话文文学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找到了恰当的文学形式。随之而来的“文学革命”就是从提倡白话文开始的，几乎所有的“文学革命”的主将都是“白话文运动”的积极倡导者。

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使中国民族工商业在世界列强无暇东顾的契机下，得以空前发展，为新的思想文化运动奠定了物质和阶级的基础。

由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枪响，马列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深入开展，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20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低年级国文课教育统一采用白话文。白话文在各种文学体裁中终于一劳永逸地取代了文言文。“文学革命”也同时取得了成功，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期终于拉开了帷幕。

可是，“文学革命”队伍并非铁板一块，由于参加文学革命的成员是一支同盟军，他们中多的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有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反对封建的文学，提倡新文化，提倡白话文等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在什么是新文化、新文学，建设什么样的新文化、新文学，以及怎样建设新文化、新文学方面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分歧，最终导致了新文学队伍的分化。但无论如何，新文学已无可争议地取代了旧文学，登上了中国文学史的舞台。而那些为新文学的诞生鼓吹、实践的文学家们，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了不能抹杀的一席之地。

新文学在思想内容上，闪耀着现代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光芒，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在语言形式上，摒除了文言文和僵化的传统文学格式，用白话文写作，广泛吸收运用当时以欧洲为代表的外

国文学形式和手法，创造了既与外国文学发展相连接，又具有民族特色的崭新的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从而实现了中国的文学现代化，使中国文学在 20 世纪初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现代文学史阶段。

我们所说的 20 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实际是从 1917 年开始到 1949 年这一段时间。本作品集收录的作品也取自这一时期。

应该说，在 1917 年之前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是现代文学产生的准备期，孕育期。从 1917 年到 1920 年是“文学革命”运动时期的开始，也是现代文学的产生期。这一时期，在创造新文学的同时，也猛烈批判旧文化、旧文学，代表作品有鲁迅的《狂人日记》、郭沫若的《凤凰涅槃》等。

从 1921 年起，现代文学就进入了发展时期，而且这个发展期延续的时间很长。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止，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 1921 年至 1927 年。这一阶段是新文学的百花齐放、繁荣昌盛时期，反映各种思潮的文学作品，通过不同的文学形式发表出来，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还成立了许多文学社团，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文学作品也不仅仅是发表在综合性刊物上，而是有了诸如《小说月报》等“纯文艺”的刊物。

这一时期，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专门从事外国文学作品引进的翻译家大量涌现，并已经有了因文艺思想或创作风格相近而聚集形成的不同的作家群。

从1928年起到1937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由于国民党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百花齐放的局面结束，文学队伍中左右翼分裂，造成了文艺界十分尖锐、激烈的斗争。在斗争中，一大批反映中国社会现实，具有深刻思想性的作品出现了。这些作品无论在广度、深度上都超过了第一阶段，而且长篇小说，多幕剧等艺术形式也日臻成熟。出现了许多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内容极尽铺陈、曲折的作品。

自1937年“七七”事变起，现代文学进入了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民族矛盾代替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由于政治和地域的原因出现了主要是两种地区的文学，即国统区文学和解放区文学，还有就是全国八年抗战时期和1931年“九一八”之后东北的沦陷区文学。

这一阶段，在反侵略战争、民族情绪高扬和新文学走向农村的背景下，着重强调学习民族、民间文学传统，加强了新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走向。

虽然当时创作环境十分艰难，文学创作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代文艺创作融入了民族化的营养，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方向。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为 1949 年以后新文学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古典文明的文化大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有丰厚的文化积淀。中国现代文学虽然从 1917 年产生到 1949 年只有 30 几年时间，但其间正是中国翻天覆地的时期，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场景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素材。这期间，文学作品数量之大、质量之精、涵盖面之广，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这期间，世界级的作家队伍不断壮大，世界级的名著层出不穷。

我们编辑、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不仅是对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总结，也是要很好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不断创新、不断进取。在改革开放的征程中，在与时俱进的年代里，为繁荣我国的文化事业，尽绵薄之力。

胡也频

胡也频（1903—1931），原名胡培基，曾用名胡崇轩，笔名崇轩、也频、乃之、宛约、白丁、野苹、黄英等。福建福州人。1921年到天津大沽口海军学校学习机器制造。次年到北京考北京大学未被录取，1924年在北京和项拙合办《民众文艺周刊》。1927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圣徒》。1928年到上海从事杂志编辑出版工作，主编《红与黑》杂志，并接触了大量苏俄文艺理论和马列主义书籍。次年和沈从文合编《红黑》月刊和《人间》月刊。1930年5月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执行委员。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为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代表。1931年1月17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2月7日被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是左联五烈士之一。其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圣徒》、《活珠子》、《往何处去》、《诗稿》《消磨》、《牧场上》、《三个不统一的人物》、《四星期》，中篇小说《一幕悲剧的写实》、《到莫斯科去》，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诗集《也频诗选》。他在小说、诗歌、戏剧创作上均有建树。其小说多反映旧中

国的社会黑暗，农村的愚昧落后，农民的悲惨人生；描绘知识分子的爱情、苦闷与追求。早期小说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牺牲前创作的《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充满革命热情，标志着其创作的新发展。

目 录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1)
械 斗	(150)
中秋节	(159)
珍珠耳坠子	(167)
家 长	(174)
猫	(180)
初恋的自白	(195)
活珠子	(201)
小人儿	(212)
• 小小的旅途	(225)
一群朋友	(232)
傻 子	(240)
坟	(252)
父亲和他的故事	(259)

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

黎 蒂	(268)
他和他的家	(278)
不能忘的影	(288)
同 居	(294)
毁 灭	(301)

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

1925年5月，一天午后三点钟左右，在北京的马神庙街上，有一个二十六岁光景的男子，在那里走着带点心急的神气，走进北京大学夹道去。他穿着一套不时宜的藏青色西装，而且很旧，旧得好象是从天桥烂货摊上买来的货色，穿在身上不大相称，把裤筒高高地吊在小腿肚上，露出一大节黑色纱袜子。他的身段适中，很健壮。走路是用了许多劲，又快。那一双宽大的黑皮靴便接连地响着，靴底翻起了北京城特有的干土。他走到这狭胡同第三家，便一脚跨进大同公寓的门槛，转身到左边的大院子里去了。

院子里有一株柳树，成为被考古家所酷爱的古董，大约有一百多年了，树干大到两抱围，还充满着青春的生命力，发着强枝和茂盛的叶子，宛如一把天然的伞似的，散满绿荫。

他觉得身上一凉快，便脱下帽子，擦去额上温温欲沁出来的汗，便站在第七号房间的门口，弯着手指向门上叩了两下。

里面问：“谁呀？”

“我。”他立即回答，带点快乐地微笑着。

“找白华么，她不在家。”这是一种江苏女人说北京话的细

软声音。他的笑容敛迹了。但他却听出那说话的人是他的一个朋友，便问：“是你么，珊君？”一面大胆地，把房门轻轻的推开去。

果然，站在那里的是一位女士。她好象突然从椅子上刚站起来的样子，匆忙地把一只手撑在桌上，半弯着腰肢，虽然带点仓皇，却完全是一种很美观的天然的风致。她穿的是一件在北京才时兴的旗袍，剪裁得特别仄小，差不多是裱在身上，露出了全部的线条。袍子的原料是丝织的，颜色是刺人眼睛的荷花色，这就越把她——本来就很丰满的少女——显得更象是一朵在晨光中才开的玫瑰花开了。

他一眼看到她，好生惊讶，觉得这女友是真的和普通人相反，越长越年轻了。

她向他欢喜地笑着：“哦，希坚。好久都没有看见你了，你都不到我们那里去。”

“是的，有一个月了吧。”刘希坚把帽子放到桌上去，向她笑着。“原因就是近来变成一架机器，自己不能动。”接着他问：“白华呢，你知道她到那儿去？”“不知道。她只留个纸条，说她三点钟准回来。现在已经三点了。”

刘希坚拖过两把藤椅让她坐，自己也坐下了。他想起今天早上刚收到她的一张请客片，一张修辞得很有点文学意味的结婚喜帖，便向她笑着。

“贺喜你，”他说，却又更正了：“贺喜你们俩！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贺喜才好，现在正为难——”心里却想着喜帖上的文章：为神圣爱情的结晶而开始过两性的幸福生活……

她的脸上慢慢的泛红了。向他很难为情的闪了一眼，露出

一个小小的笑涡，说：“你也开玩笑么？”

“你觉得是开玩笑么？”他尊重的微笑着说：“我一接到卡片之后便开始想，可是总想不出什么好东西来，而这东西又是美的，又是艺术的，又是永久的，可以成为一个很合式的纪念品。我想这样的东西应该是有的，大约是我的头脑太不行，想不出来……你可不可以替我想一想？”“不要送给我什么，”她老实地红着脸说：“只要你——你肯看我们——这就比什么东西都好。”

“那当然。”他接着又微笑的说：“我想，做一首诗给你们也许是很好的，可是我从没有做过诗。”他把眼睛看着她的脸——“你们是文学家，尤其你是诗人，你替我代做一首好不好？你的诗是我最喜欢读的。”

“你简直拿我开心呢，”她装做生气的样子说。同时，她又现着一种不自觉的骄傲和谦逊的神情，因为在一个很著名的文学副刊上，差不多天天登载着她的诗，有一位文坛的宿将会称赞她是中国的女莎士比亚。

“怎么，你把我看得这样的不诚实么？”

“你想得太特别了。”

“也许是的，”他又笑着盼了她一眼，“过分的欢喜会把人的感情弄成变态的。譬如这一次，我就没有理由的，只想给你们一点什么。”

“如果你喜欢诗，”她把话归到正当的题目上，“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诗，”她自然地把声音放低了，“我明天把诗稿送给你……”可是她觉得他的思想和行动都不能证明他是一个嗜好于文学的人，便赶紧把话锋转变了，说：“不过你喜欢读诗，也

许是一时的兴致吧。”

“好的，”他正经的对她说：“我们做了好几年朋友，今天才知道你对我是一切都怀疑。”他从胸袋里拿出烟盒来，抽出一支香烟，做出很无聊似的放到嘴上去。

珊君顺手将洋火给他，向他很热情的解释说：“我没有疑心你什么，一点也没有：并且，我也没有疑心你的必要。你自己知道，你以前都没有使我知道你也是不讨厌文学的……”

他奇怪起来了：“你以为应该是那一种人才配喜欢文学呢？”他点燃香烟，沉重地吸了两口，把烟丝吹到空中去。“我从前告诉过你，说我不喜欢读诗么？”

她答不出适当的话，却笑了，很抱歉似的向他望了一下。

“的确有许多人，”过了一会，她想起一个证据来说：“譬如王振伍——他是你们的同志，你不是和他很想熟么？——他就对于文学很仇视。有一次，他居然在大众之中宣布说：文学和贵族的头脑一样的没有用，应该消灭。”

“他说的是贵族文学吧，”他为他的同志解释了。“他不会说是无产阶级文学……”

“不，”她截断他的话，而且坚定的说：“不是的。他的确把‘文学’看做一种玩具，看做对于人生没有功效甚至于没有影响的东西。的确，象这样的人很不少呢。”

他把香烟取下来了，一面吐着烟丝一面说：“我不敢说绝对没有那种人；但是那种人是不能作为代表的。”于是他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把普力汗诺夫对于文学的观念说了许多。他把他自己的意见也说出来了。他说文学在最低的限度也应该象一把铁锤。

他的见解把这位女诗人吓了一跳。“什么，象一把铁锤？”她暗暗揣摩着想，瞪然向他惊讶着。

“你不喜欢听这样的意见是不是？”他重新点燃一支香烟，如同吸着空气似的一连吸了四五口。

“你说得太过火了，”她慢慢的说，也好象舒了一口气。

他忽然想起，他的这位玫瑰花似的女朋友，她是一个关在象牙塔里的诗人，虽然她的诗在中国新诗中算为最好的，但她只会做《美梦去了》和《再同我接个吻》这一类的诗。所以他觉得他刚才的话都是白说的，而且反把一种很喜悦很生动的空气弄成很严肃了。

“也许是是的，”于是他又浮出微笑来说，随着便转了话锋，“唉，其实，我对于文学完全是门外汉呢。但是无论怎样，我是很喜欢读你的诗。”

她的脸也重新生动了，鲜艳，并且射出默默欢乐着的光彩——这是一种即要和爱人结婚的处女的特色。“好，”她兴致浓郁的说，又轻轻的闪了他一眼，“如果你真的喜欢，我说过我可以把诗稿给你……”

“谢谢你。我实在应该读一读诗，因为，我近来实在太机械了，差不多我的头脑只是一只铁轮子。”

她笑着嘴唇要动不动地，宛如要说出什么俏皮话的样子。这时，那房门突然推开了，砰的一声大响。把整个的房子都震动着。

他们的眼睛便带点惊讶地望到房门口，白华已经跳着进来了。